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THE WINTER'S  
TALE

冬日故事

孙大雨译



[英] 莎士比亚著

# 冬日故事

孙大雨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kespeare  
**THE WINTER'S TALE**

---

本书根据 H. H. Furness 新集注本译出

**冬 日 故 事**

〔英〕莎士比亚 著

孙大雨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3 字数 124,000

193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5327-1561-2/I·929

平装定价：6.5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 冬日故事

### 剧中人物\*

里杭底斯,西西利亚王

曼密留诗,王子

喀米罗

安铁冈纳施  
克廖弥尼司

} 西西利亚四贵人

第盎

包列齐倪思,波希米亚王

弗洛律采尔,波希米亚王子

阿乞台末史,波希米亚一贵人

[水手

狱卒]

老牧羊人,哀笛达之闻名生父

小丑,老牧人之子

[老牧人之仆]

奥托力革厮,棍徒

侯妙霓,里杭底斯之后

哀笛达,里杭底斯与侯妙霓之女

宝理娜,安铁冈纳施之妻

爱米丽亚,[陪侍王后之]贵妇

[其他陪侍王后之贵妇数人

瑁泊沙，  
桃卡丝， } 牧羊女郎]

其他[西西利亚]贵人[与贵妇各]数人，

侍从数人，[卫士]数人，山羊人妖仙数人，

牧羊人与牧羊女郎各数人[，其他。

“时间”老人，作为歌舞者。

剧景：有时在西西利亚，有时在波希米亚。

---

\* 方括弧内之说明及人名为 1623 年初版对开本所无，而为 Rowe, Theobald 等人所增补。译文分列男女及先后次序，系根据 Craig 之牛津本。对开本内“仆从数人”，亦据牛津本改为“卫士数人”。

在本剧故事所从来的葛林 (Robert Greene, 1560?—1592) 的小说《陶拉诗德斯与芳尼亚》(The Historie of Dorastus and Fawnia, 1588) 里，西西利亚王里杭底斯 (Leontes, King of Sicilia) 原名为意杰世德斯 (Egistus)，波希米亚王包列齐倪思 (Polixenes, King of Bohemia) 原名为班道始多 (Pandosto)，西西利亚王子曼密留诗 (Mamillius, Prince of Sicilia) 原名为伽陵透 (Garinter)，波希米亚王子弗洛律采尔 (Florizel, Prince of Bohemia) 原名为陶拉诗德斯 (Dorastus)，里杭底斯的王后侯妙霓 (Hermione) 原名为贝拉列娅 (Bellaria)，西西利亚公主哀笛达 (Perdita) 原名为芳尼亚 (Fawnia)。Hales 论及莎氏剧中人名时说道，莎士比亚为他的剧中人物命名时，从不死跟着原来的故事；而是运用异常的独立性，有时单纯地采取，有时稍稍变动，有时完全摒弃原故事里的人名。难于想象这一行动是仅仅武断与不经心的。顾全音调和諧，当然有它的影响；也一定时常考虑到其他并不轻微的利害关系，假使我们能发现或懂得它们的话。在《冬日故事》里，可以找到——一个完全重新命名的特殊的例子。Ruskin 则谓：莎士比亚的名是奇妙地——往往不合正格地——颇多凭天意（即偶然）——但肯定不是没有莎氏机巧的用意——从他混乱地采取的不同传统里，以及从他不完全懂得的几种文字里，混和出来的。

# 第一幕

## 第一景

[西西利亚。里杭底斯官中一前堂]

[喀米罗与阿乞台末史上。]

阿乞台末史 您若是有机会，喀米罗，到波希米亚去，<sup>①</sup>像我现在这样肩负着使命，您将会见到，我已经说过，我们波希米亚和你们西西利亚大有不同。

喀米罗 我想来年夏天，我们西西利亚王上将有意对你们波希米亚王上作一次他确是欠下了的访问。

阿乞台末史 到时候我们招待不周，只有用热情欢迎来弥补欠缺了：因为，当真，——

喀米罗 请您，——

阿乞台末史 说实在话，我知道确是如此才这样说：我们做不到这么隆重——这样宏壮瑰丽——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将飧你们以催眠的酒浆，于是你们的知觉将感受不到我们的不足，也许就不会责备我们，即使你们本来不可能称赞我们。

喀米罗 对我们的招待，您过奖了。

阿乞台末史 信任我，我只是照我所了解到的来说，而且一秉至诚地说出来。

喀 米 罗 我们西西利亚王上对你们波希米亚王上无论怎样热情招待都不过份。他们孩童时期是在一起受教养的；他们彼此间种得有这么多友爱的深根，到今天便不禁要枝叶扶疏起来。自从他们身居尊位而年事稍长，以及为君的需要使他们分袂以来，他们的接触虽不是亲自的，但却是以礼品、书翰、友爱的使命交相来往，由钦差大臣们显赫地进行的；于是他们虽天各一方，却似乎在一起，像超越着广漠在握手，又仿佛从风向四面八方的来处凑合拢来在拥抱。愿上天使他们的友爱绵延不尽！

阿乞台末史 我想这世上不会有恶意或任何原因能改变这友爱。在你们这位年轻的曼密留诗王子身上，你们有说不尽的安慰：以我所注意到的来说，那是位前途不可限量的都雅君子。

喀 米 罗 我非常同意您对他的希望。这是个光彩显赫的孩子；他当真振奋臣民们的心志，叫老年人心胸重新少壮；他们当他还未出生时已经持了拐杖的，如今只想活到能见他长大成人。

阿乞台末史 若是没有他，他们可愿意死吗？

喀 米 罗 不错；若是他们没有别的借口愿意继续活下去的话。

阿乞台末史 如果王上没有世子，他们会愿意拄着拐杖等待他生一位出来。  
[同下。]

## 第 二 景

[宫中一朝堂]

[里杭底斯、候妙霓、曼密留诗、包列齐倪思、喀米罗与侍从等上。

包列齐倪思 自从我们离开了御座一身轻，  
牧羊人②见到水上的银轮③已有过  
九度的盈亏；④我们将化来表道  
谢意的时间，王兄，会同样地悠长；  
可是我们告别后仍然将长此  
负着欠：所以，像个计算上的零码，  
它本身虽无足轻重，但居于要位，  
我用一声“多谢您”，将以前的感激  
平白增加了几千倍。

里杭底斯 请暂停道谢，  
等临别再致吧。

包列齐倪思 王兄，我明天就走。  
我被自己的疑惧所问起，当自己  
不在时什么意外会发生，会滋长；  
我但愿⑤家中不会刮一阵寒风  
啃得皮肤痛，好使我们能说道，  
“这可产生得太早了！”而且我待得  
已太久，使尊驾感到了厌倦。

里杭底斯 王兄，  
尽您怎样严峻地来考验我们，  
我们总是强韧得不会有动摇。

包列齐倪思 不再稽留了。

里杭底斯 请再多留一星期。

包列齐倪思 煞是当真，明天走。

里 杭 底 斯

那我们把时间

且来分一下；⑤ 那样办我倒不反对。

包列齐倪思

请您莫再敦劝了，就这样。但凡能言谈的唇舌，没有了，这世上再没有，会像您这样，能迅速赢得我同意；⑦ 如果您这恳请里有绝对的必要，当会赢得我，虽然我必须拒绝。公私丛脞在极力拖我回家去；阻拦对于我将是个责罚，虽然施鞭撻您出于衷心的友爱；我不去，对您是个负担和烦扰；为避免这两件不快，再会吧，王兄。

里 杭 底 斯

不做声，

我们的王后？你来讲。

候 妙 霓

我预备，王夫，

保持着沉默，要等你迫得他起誓不再留，我才来启齿。你啊，王夫，向他进逼得不够热；告诉他，你确知波希米亚一切都很好；才昨天，得到这满意的消息；跟他说这个，他会从防御中后退。

里 杭 底 斯

说得对，候妙霓。

候 妙 霓

他若说牵挂他儿子，那很有力量；只要他这么说了，便得让他去；只要他这么赌了咒，他就决不会再留，我们等于用纺线杆打他走。

[对包]我敢于告借您御驾淹留一星期。  
当您挽留我王夫在波希米亚时，  
我会同意他晏滞在预定的离别  
日期之后一个月；可是，当真说，  
里杭底斯，我急于想见你，不比  
那一位名门闺秀想见她丈夫，  
迟那么钟上的一滴嗒。⑧ 您肯待下吧？

包列齐倪思 不成，后嫂。

候 妙 霓 别再说不成，留下了？

包列齐倪思 我委实不能。

候 妙 霓 您委实

用柔弱无力的矢愿延宕答应我，  
即令您会用咒誓使得星辰们  
打从球体⑨ 里脱落而出，我还是  
要对您说道，“王兄，请莫去。”委实，  
您不能就去：一个贵妇说“委实”，  
跟一位贵人说“委实”一般有力。  
您还要去吗？逼得我将您作囚犯，  
而不当贵宾；然后，在您临走时，  
您得付“礼金”，⑩ 而毋须道谢。怎么说？  
囚徒，抑宾客？凭您那可怕的“委实”，  
两者必居其一。

包列齐倪思 那就当宾客吧，

后嫂：当您的囚徒便表示有冒犯；  
那个，由我去犯下比由您来责罚  
更其不容易。

候 妙 霓

那我就不是狱吏了，

而是您殷勤的女东道主人。来吧，  
我要来问您，我王夫和您孩童时  
怎么样调皮，那时节你们已经是  
出脱得英姿俊爽的王孙王子了。

包列齐倪思

我们当时，后姪娥，是两个小时生，  
只以为随后的日子都是同今天  
一样的明朝，是永远不长的孩童。

候 妙 霓

两人中，我王夫是否更滑稽逗人乐？

包列齐倪思

我们好像一母双生的小羔羊，  
在阳光之中跳跃，相对着咩咩叫：  
彼此交换的是一片天真对无邪；  
我们没学过做坏事，做梦也未曾  
想到有谁会做坏事。若我们  
继续那生涯（而我们柔弱的心神  
从未被较强的火性激发起来过），  
我们应能对上天大胆地回答道，  
“无罪”；我们祖遗的罪辜<sup>①</sup>一笔勾。

候 妙 霓

您这般说法，我们能推断嗣后  
你们摔过交。

包列齐倪思

啊！高纯的后嫂，<sup>②</sup>

我们随后却中了魔道；只因为  
我妻子在那尚未成长的时日里，  
还是个闺女；珍异的您，自己也尚未  
被我这年轻玩伴的双眸所注目。

候 妙 霓

愿上苍恩赐慈悲将我们来拯救！

对此且慢下结论，否则您要说  
您家的后嫂同我是魔鬼；可是，  
讲下去：我们使你们犯下的过误，  
我们会负责；若你们先跟我们  
犯下了罪辜，且继续还跟我们犯，  
没有跟旁人、只同我们出舛错。

里 杭 底 斯 赢得他同意吗？

候 妙 霓 他答应留下，王夫。

里 杭 底 斯 我请，他不肯。<sup>⑬</sup> 候妙霓，我的至爱的，  
你从未说得比如今更好过。

候 妙 霓 从未？

里 杭 底 斯 只除了一次，从不曾。

候 妙 霓 什么？我有过

两回说得很好？那次是在何时？  
请你告诉我；用夸奖来塞饱我们，  
将我们猫狗一般喂养得肥肥的：  
一桩好事情不经受赞美，杀死了  
后面跟着要来的一千桩。称扬  
是我们的酬报；只用轻轻一个吻，  
你们能叫我们奔驰百余里，  
尽夹踢马刺却不能迫使我们  
跑完半里的一半的一半。<sup>⑭</sup> 让我们  
言归正传：我最后一桩好事是，  
恳请他留下：第一桩可是什么？  
它有个姐姐，否则我是误会了你，  
啊！我但愿那却能给叫作情深

义重的温雅事。我以前只有过一回  
说得很适当：是什么时候？别那样，  
告诉我，我急于知道。

里 杭 底 斯

哎也，那是在

三个月焦煎的时日<sup>⑮</sup>厌蹇蹇逝去时，  
正当你张玉掌与我握双成定，  
愿两厢缔义结同心：当时你声言，  
“我永远属于你。”

候 妙 霓

那的确义重情深。

哎也，你瞧，有过两次我说得很得体：  
第一回永远得到个君王作夫婿，  
第二回暂时将个朋友赢到手。

[伸手与包列齐倪思。]

里 杭 底 斯

[旁白]太热了，太热了！<sup>⑯</sup>

友谊联结得过了火会把血液  
也联结。我有心悸病：我的心在跳，  
但非为欢欣；不是欢欣。这厚待  
也许呈一副天真纯洁的面貌，  
从真诚亲切之中，恳挚的善意里，  
温湿的心内，取得了无拘无束，  
因而变成了媒孽：这是可能的，  
我确信无疑：至于摩挲手掌心，  
挤捏着手指，如他们此刻正在玩，  
以及彼此相视而微微笑，仿佛  
面对着菱花镜；然后一同作叹息，  
一似鹿死时那一声嘘气；<sup>⑰</sup>唉哟！

那样的对待我心里不喜欢，额角<sup>⑮</sup>  
所不爱。曼密留诗，你是我孩子吗？

曼密留诗 是啊，好爸爸。

里杭底斯

当真吗？哎也，果真是  
我的好人儿。怎么！鼻子弄脏了？  
大家都说那跟我的一模一样。  
来吧，小把戏，我们得眉宇明净，  
头角峥嵘；<sup>⑯</sup>不对，眉宇要明净，  
头角可不得峥嵘，小把戏：为的是  
公牛、母牛、小牛都有角。<sup>⑰</sup>依旧在  
揉弄他的手掌！怎么样，爱耍的小牛？  
你是我的小牛吗？

曼密留诗

是的，你若高兴，  
爸爸。

里杭底斯

你得有我这蓬松的顶盖  
和上面的杈叉，才能完全跟我像，  
可是人家说我们跟两个鸡子儿  
一般；那是娘儿们恁说的，她们  
什么都说得出口，但她们变化无常，  
像黑布涂上了颜色，<sup>⑱</sup>像风，像水，  
诡谲得像那把他自己的和我的钱  
不分界限的人儿所心愿的骰子般  
变幻不测，可是如果说这孩子  
跟我像，却不错。来吧，书僮爵士，  
将你那天蓝眼睛瞟着我：小捣蛋！  
最最心爱的！我的心肝宝贝儿！

你妈会那样吗？——这事可能吗？——爱好啊！②  
你热切的激发把衷心戳了一刀；  
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你使它  
变得有可能，你跟魂梦通来往；——  
这怎么可能？——你跟虚幻相协作，  
与空虚成双作对；那么，你跟  
有些个东西相联结是极可信了；  
而你果然那么样，超越了权限，  
我且已见到，于是我头脑发昏，  
前额麻木。

包列齐倪思                      西西利亚在想什么？

候 妙 霓                      他似乎有点不自在。

包列齐倪思                      怎样，王兄？

你觉得怎样？ 好吗，王兄？

候 妙 霓                      你看来

好像在蹙额颦眉，心里极不安；

有什么烦恼事，王夫？

里 杭 底 斯                      没有，说实话。

一个人有时多么会把他的愚蠢，  
那柔和恺悌的温情，暴露出来，  
供冷酷的旁人作嬉笑之资！望着  
我孩子的相貌，我想我退回到了  
二十三年前，见自己穿着短裤，  
上身是绿丝绒大衣，短剑在鞘里，  
唯恐它要咬主人，像一切装饰品  
那样，往往会变得太危险；我想来，

那时节我多么像这小果仁儿，  
这嫩豌豆荚，这仁兄。我可敬的朋友，  
有人欺骗你，你将怎样对付他？<sup>②</sup>

曼密留诗  
里杭底斯

不行，爸爸，我跟他打架。

你会打？

哎也，祝愿他一生都幸福！王兄，  
您也这么爱您的年轻王子吗，  
跟我们一样？

包列齐倪思

若是在家里，王兄，  
他是我经常的事务，欢笑之因，  
一本正经的主儿，一会儿是刎颈交，  
一会儿变成了仇人；是我的清客，  
兵丁，冢宰，这一切都兼而有之；  
他叫一个七月天短得像冬日，  
将他那变化多端的孩子劲儿，  
医好我会使血液凝滞的忧思。

里杭底斯

这相好跟我之间便这样。我们  
父子俩将走开，王兄，离您去徜徉  
自在。候妙霓，对我们王兄的欢迎里，  
表示你怎样爱我们；我们西西利  
宝岛的珍奇要丝毫不吝地付与，  
除了你自己和我这小捣蛋，他是  
最在我心坎上的人。

候妙霓

你要找我们，  
可到花园里去寻，我们在那里  
等你吧？

里杭底斯

你们爱怎样，随你们的便：

只要在青天下面，总能我得到。——

[旁白]我此刻在垂钓，虽然你们不见我

在如何宽放着纶丝。妙事，妙事！

瞧吧，她怎样在引颈伸喙挨着他！

像个妻子一般地大胆，面向着

听任她抚摩的丈夫！

[包列齐倪思、候妙霓与从人等同下。]

已经走了！

有寸把来粗，满头满脑生着角！

去玩，孩子，去玩吧；你妈在玩儿，

我也在玩儿，不过玩得太丢脸；

那结果会嘘我进坟墓：鄙蔑和喧噪②

将是我的丧钟。去玩，孩子，去玩吧。

以前已有过老婆偷汉的丈夫，

否则我这话大大错误了；而现在，

就在此刻，正当我说话的时分，

好些个丈夫抓着他妻子的胳膊，

没想到当他不在时，闸门曾打开，

水流涌进来汨没他妻子，他家

池塘里被紧邻微笑爵士③垂钓过：

不光我，旁人也有门，跟我的一样，

违着他们的意愿被人家打开来——

这里边还有点安慰。如果丈夫们

妻子不贞洁都悲观绝望，人类

有十分之一要上吊。没有药来救，